

巴金文集

六

长篇小说

《激流》之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1940年4月在上海

每行十字

一、 行黑佛三行

一、 行黑佛三行
二、 行黑佛三行
三、 行黑佛三行
四、 行黑佛三行
五、 行黑佛三行
六、 行黑佛三行
七、 行黑佛三行
八、 行黑佛三行
九、 行黑佛三行
十、 行黑佛三行
十一、 行黑佛三行
十二、 行黑佛三行
十三、 行黑佛三行
十四、 行黑佛三行
十五、 行黑佛三行
十六、 行黑佛三行
十七、 行黑佛三行
十八、 行黑佛三行
十九、 行黑佛三行
二十、 行黑佛三行
二十一、 行黑佛三行
二十二、 行黑佛三行
二十三、 行黑佛三行
二十四、 行黑佛三行
二十五、 行黑佛三行
二十六、 行黑佛三行
二十七、 行黑佛三行
二十八、 行黑佛三行
二十九、 行黑佛三行
三十、 行黑佛三行
三十一、 行黑佛三行
三十二、 行黑佛三行
三十三、 行黑佛三行
三十四、 行黑佛三行
三十五、 行黑佛三行
三十六、 行黑佛三行
三十七、 行黑佛三行
三十八、 行黑佛三行
三十九、 行黑佛三行
四十、 行黑佛三行
四十一、 行黑佛三行
四十二、 行黑佛三行
四十三、 行黑佛三行
四十四、 行黑佛三行
四十五、 行黑佛三行
四十六、 行黑佛三行
四十七、 行黑佛三行
四十八、 行黑佛三行
四十九、 行黑佛三行
五十、 行黑佛三行
五十一、 行黑佛三行
五十二、 行黑佛三行
五十三、 行黑佛三行
五十四、 行黑佛三行
五十五、 行黑佛三行
五十六、 行黑佛三行
五十七、 行黑佛三行
五十八、 行黑佛三行
五十九、 行黑佛三行
六十、 行黑佛三行
六十一、 行黑佛三行
六十二、 行黑佛三行
六十三、 行黑佛三行
六十四、 行黑佛三行
六十五、 行黑佛三行
六十六、 行黑佛三行
六十七、 行黑佛三行
六十八、 行黑佛三行
六十九、 行黑佛三行
七十、 行黑佛三行
七十一、 行黑佛三行
七十二、 行黑佛三行
七十三、 行黑佛三行
七十四、 行黑佛三行
七十五、 行黑佛三行
七十六、 行黑佛三行
七十七、 行黑佛三行
七十八、 行黑佛三行
七十九、 行黑佛三行
八十、 行黑佛三行
八十一、 行黑佛三行
八十二、 行黑佛三行
八十三、 行黑佛三行
八十四、 行黑佛三行
八十五、 行黑佛三行
八十六、 行黑佛三行
八十七、 行黑佛三行
八十八、 行黑佛三行
八十九、 行黑佛三行
九十、 行黑佛三行
九十一、 行黑佛三行
九十二、 行黑佛三行
九十三、 行黑佛三行
九十四、 行黑佛三行
九十五、 行黑佛三行
九十六、 行黑佛三行
九十七、 行黑佛三行
九十八、 行黑佛三行
九十九、 行黑佛三行
一百、 行黑佛三行

《秋》手稿之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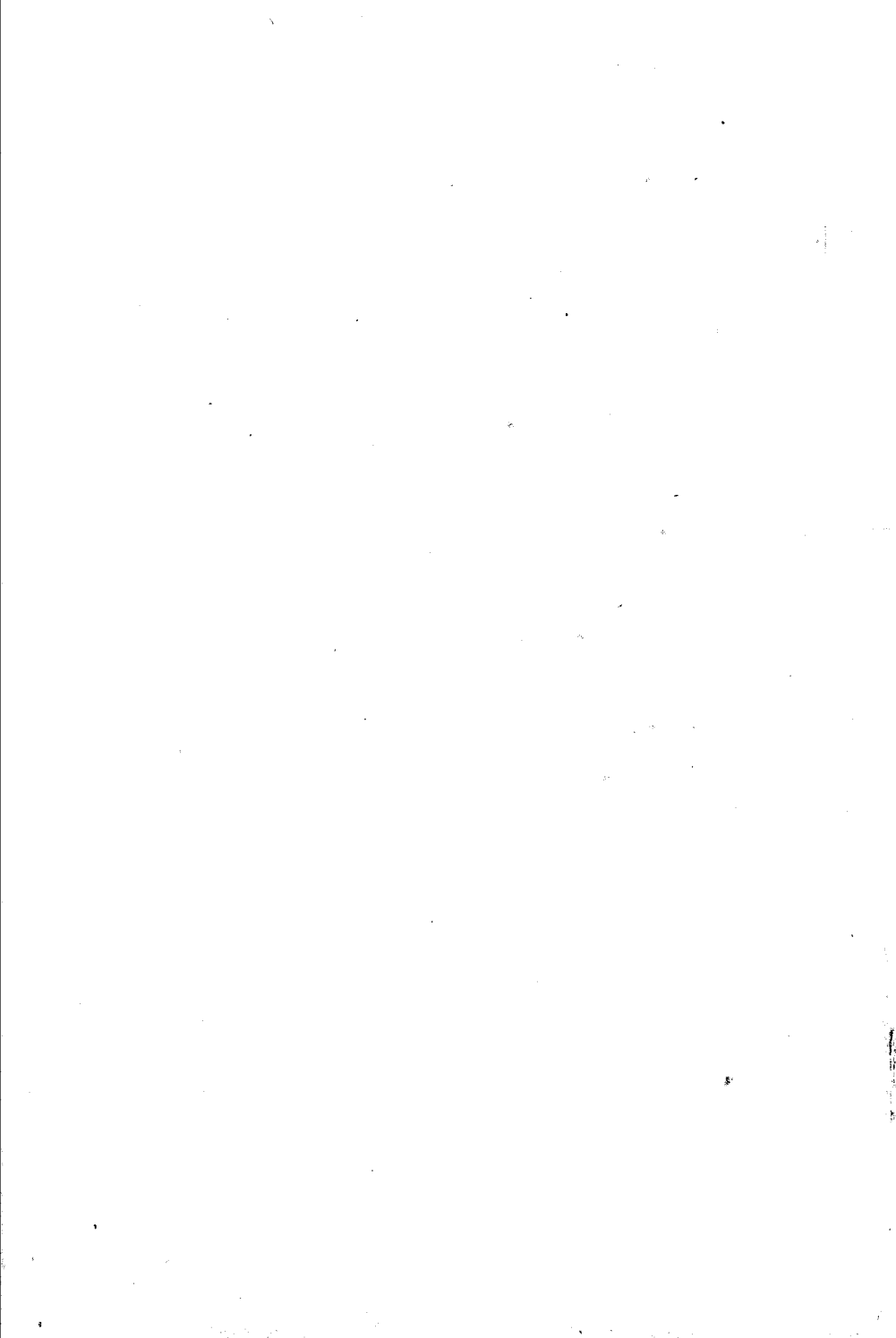
第六卷目录

秋 (1940)

序..... 3

秋..... 7

秋



序

两年前的广州的轰炸中，我和几个朋友蹲在四層洋房的騎楼下，听见炸弹的爆炸，听见机关枪的扫射，听见飞机的俯冲，我在等死的时候还想到几件未了的事，我感到遺憾。《秋》的写作便是这些事情中的一件。

因此，过了一年多，我又回到上海来，再拿起我的笔。我居然咬紧牙关写完了这本将近四十万字的小說。这次我终于把《家》的三部曲^①完成了。讀者可以想到我是怎样激动地对着这八百多頁原稿紙微笑，又对着它們流泪。^②

（这几个月是我的心情最坏的时期）《秋》的写作也不是愉快的事（我给一个朋友写信說：“我昨晚写《秋》写哭了……这本书把我苦够了，我至少会因此少活一两岁。”）。我說我是在“掘發人心”（恕我狂妄地用这四个字）。我使死人活起来，又把活人送到坟墓中去。我使自己活在另一

① 作为《激流》之四的《群》不再是高家的故事了。

② 在这个时代，一本小說是一件渺小不足道的东西。然而我自己就是一个渺小的人，也只能做渺小的事。我曾經抱着一本杂志（《文丛》半月刊）的紙型从围城中逃出来，走过四五个省分，讓好些朋友看見我那个“可笑”的样子，只为了償还数百訂閱者的債務。

个世界里，看見那里的男男女女怎样欢笑、哭泣。我是在用刀子割自己的心。我的夜晚的时间就是如此可怕的。每夜我伏在書桌上常常写到三四点鐘，然后带着满眼鬼魂似的影子上床。有时在床上我也不能够閉眼。那又是亨利希·海涅所說的“渴慕与热望”来折磨我了。我也有过海涅的“深夜之思”，我也像他那样反复地念着：

我不能再閉上我的眼睛，
我只有讓我的热泪揚流。

在睡梦中，我想，我的眼睛也是向着西南方的。

在这时候幸好有一个信念安慰我的疲劳的心，那就是詩人所說的：

Das Vaterland wird nie verderben,①

此外便是温暖的友情。

我說友情，这不是空泛的字眼。我想起了写《第八交响乐》的乐聖悲多汶。一百二十几年前（一八一二）他在林次的不愉快的环境中写出了那个表现快乐和精神煥發的

① “祖国永不会灭亡，”是德国詩人亨·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的詩句，引自他的《深夜之思》（Nachtgedanken，《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話》的序曲）。前面的两句譯詩和我提到的“渴慕与热望”都是从《深夜之思》中引来的。

《F調小交響樂》。據說他的“靈感”是從他去林次之前和幾個好友在一起過的快樂日子裏來的。我不敢比擬偉大的心靈，不過我也有過友情的鼓舞。而且在我的郁悶和痛苦中，正是友情洗去了這本小說的陰郁的顏色。是那些朋友的面影使我隱約地聽見快樂的笑聲。我應該特別提出來四個人：遠在成都的WL，在石屏的CT，在昆明的LP，和我的哥哥。^①沒有他們，我的《秋》不會有這樣的結尾，我不會讓覺新繼續活下去，也不會讓覺民和琴訂婚、結婚（我本來給《秋》預定了一個灰色的結局，想用覺新的自殺和覺民的被捕收場）。我現在把這本書獻給他們，請他們接受我這個不像樣的禮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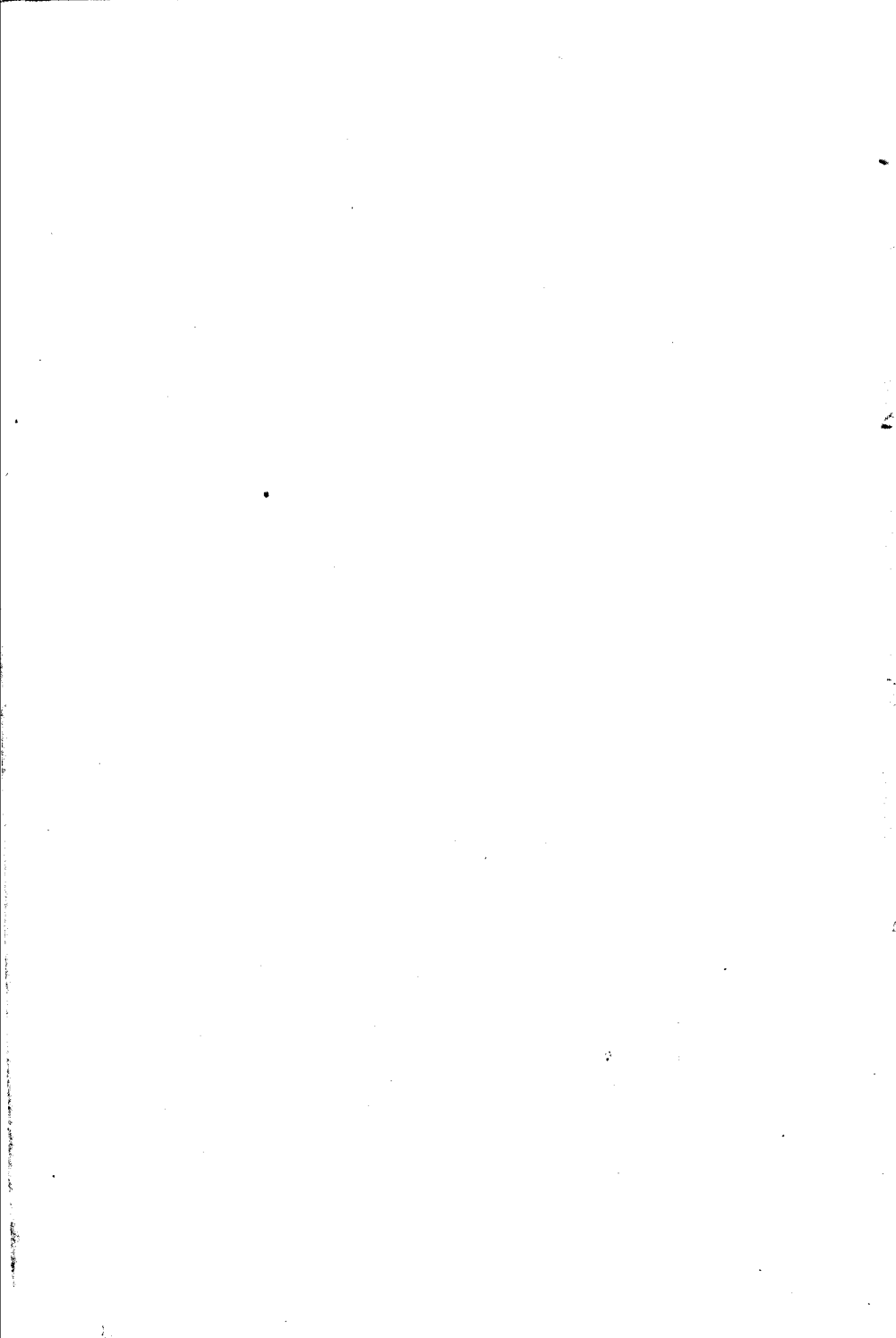
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我大概不在上海了。我應該高興，因為我可以見到那些朋友，和他們在一起過一些愉快的日子。不過我仍然說着我兩年前說過的話，我是懷着萬愁而去的。牽系住我的渺小的心的仍是留在这里的無數純潔的年輕心靈。我祝福他們。我請他們記住琴的話：

“並沒有一個永久的秋天。秋天過了，春天就會來的。”

現在我已經嗅到春天的最初的气息了。

作者 1940年5月

① WL 是1927年1月和我同去法國的朋友衛，CT 是散文作家繆崇群，1945年1月病死在重慶；LP 當時是我的未婚妻，後來做了我的妻子；我的哥哥李堯林1945年11月在上海病故。



—

“一个月以前省城附近有过几天混战。城門关了三天。我家也落过炮弹，大家惊扰了好一陣，又算平安無事了。我們現在又过着太平日子。不过近来我实在疲乏得很，遇到的全是不如意的事情。姑母因五叔在居丧期中将喜兒收房，三叔又不加阻止，心中有些不滿，去年重陽在我家遇到四嬸与陈姨太吵架，听了些閑言冷語，回家后很不高兴，以后便托病不再来我家。二妹走后，三叔虽不願将此事对外發表，亦未深加追究，但是他在陈克家面前丢了脸，心中非常不痛快。他常發脾气，身体也不及从前了。我自海兒死后，心中若有所失，胃疾愈而复發，时时扰人，近来更甚，深以为苦。最近事冗心煩，人过于貪懶，因此少給你們写信。二妹給琴妹的信已經看到了。后来又接到三弟和二妹給我的信，講到劍云病故的事，我和二弟心中都很难过。劍云是現社会中难得的好人。二妹离家的事全亏他帮忙。倘若他的处境好一点，他也許不会死得这么早。不过我觉得他比我活得有意义，他总算做了一件好事情。他不能說是白活。而我呢？……”

“三嬸不時向我打听二妹消息。她得到二妹三次来信，知道你们在外情形，非常高兴。昨日匯上之款即三嬸交来囑我代匯与二妹者。据云三叔心中似有悔意，不过目前仍然做出严厉的样子，不肯讓步，也不許人在他面前提起二妹。我想，再过些时候他也許会軟下心来。去年婉兒在馮家生了一个兒子，上月帶了兒子来給三嬸拜生。婉兒人长胖了些，她講了好些馮乐山一家人的丧德事情，真叫人气死。婉兒真有本事，她居然受得了。她很想念旧主人，她要三妹写信代她問候二妹……

“深夜無聊，百感交集，我想起你们，想起先父母及死去的大嫂、海兒和梅表妹、蕙表妹等，真有生者远而死者別之感……”

高觉新写到这里，手微微地抖起来，毛笔的笔鋒触到信箋，不曾在紙上划动，却馬上离开了。他也不想再写下去。他觉得眼睛花了。

“大哥，”一个熟習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輕輕地喚道。他好象沒有听見似的，动也不动一下。

高觉民站在觉新的旁边，他把手放在觉新的肩头，同情地說：“你还想那些事情做什么？死了的就讓他們死了。你自己身体要紧。”他看見了信箋上面那几行字。

觉新抬起头，他的身子在活动椅上轉了一下。他一把抓起觉民的左手紧紧地捏住。他痛苦地对觉民說：“二弟，你叫我怎样办？”

覺民不了解覺新的求助的心情，他只是溫和地勸道：“大哥，你不該到現在還是這麼激動。這樣不過白白苦了你自己。你也太苦了。”

“我是受得苦的，再大的苦我也受得下去，只是他們不該叫我做這件事，”覺新皺緊眉頭，用力地說。

“你說的是什麼事，大哥？”覺民驚愕地問。

“他們要我續弦，”覺新短短地說。

覺民停了一下，忽然切齒地說：“又是他們。總是他們。”

“他們總不肯放鬆我，”覺新訴苦般地說。

“這是你自己的事，跟他們有什麼相干？”覺民的憤怒略微平靜下去，他把這件事情看得並不十分嚴重，他知道這是可以由他的哥哥自己作主的。他走到覺新對面那把靠窗的藤椅前，坐下來。

“可是他們比我更熱心，連媽也這樣勸我，他們說再過幾個月我的喪服就滿了，”覺新自語似地低聲說。

“是不是因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覺民諷刺地說了這一句。

覺新不回答。他把手帕放进衣袋里。他頹喪地垂著頭，眼光似乎停在面前的信箋上。其實他什麼也沒有看見。在他的眼前晃動的是一些從“過去”里閃出來的淡淡的影子。這些影子，都是他十分熟悉的。他想拉住她們，他想用心靈跟她們談話。

這情形覺民不會了解。但是他也不作聲了。他在想另外一些事情。他的思想漸漸地集中到一個年輕女性的丰满

的脸庞上。他看见她在对他微笑。

房间不住地往静寂的深渊里落下去。连电灯光也渐渐地黯淡了。月光塗白了玻璃窗，窗帷的淡淡的影子躺在屋角。窗外相当明亮。窗内只有钟摆的单调的响声慢慢地蚕食着时光。觉新偶尔发出一两声吁叹，但是声音也很低微，刚刚送进觉民的耳里就消灭了。

于是汽笛声响起来，永远是那种拉长的尖锐的哀号。觉民吃惊地睁大眼睛看四周，并没有什么变动。觉新有气无力地叫了两声：“何嫂！”没有听见应声。他便站起来，走到方桌前点燃了油灯盏，然后回到活动椅那里坐下。他的眼光又触到了桌上的信笺，他提起笔想写下去。但是电灯光开始变了颜色，纸上的字迹渐渐地模糊起来。他无可奈何地嘆一口气，又把笔放下，无聊地抬起头望着电灯。电灯完全收敛了它的亮光，灯泡里只剩下一圈红丝，连红丝也在逐渐褪色，终于淡到什么也没有了。清油灯在方桌上孤寂地发亮，照不明整个房间。月光趁机爬进屋里。没有灯光的内房里黑地板上全是树影和窗帷影子，外屋里到处都有月光。

觉民忍耐不住突然站起来。他带了一点悲痛对他的哥哥说：“大哥，你再结一次婚也好。这种日子你怎么能够长久过下去？你太寂寞了！你只有孤零零一个人。”

“这不行，这不行！怎么连你也这样说！我不能做这种事！”觉新好像听见了什么不入耳的话，他摇着头拒绝地说。

“但是你自己一个人过这种日子怎么行？”觉民怜悯地望着

哥哥，同情地說。

“我能够过。什么样的日子我都过得了，”觉新忍住眼泪說。方桌上的清油灯突然發出一个低微的叫声熄了。

觉民站起来。他不去点灯。他咬着嘴唇默默地在房里踱了几步。月光把他的眼光引到窗外。那里是一个潔白、安靜的境界。芍藥，月季，茶花，珠兰和桂树靜靜地立在清輝下，把牠們的影子投在画面似的銀白的土地上。他的眼光再往屋內移动。挂着白紗窗帷的玻璃窗非常明亮。觉新的上半身的黑影仿佛就嵌在玻璃上面。他垂着头，（神情十分頹喪）坐在那里，不动一動。

觉民在屋中站住。他注意地看他的哥哥。他忽然覺得哥哥近来憔悴多了，老多了。他不禁想到觉新在这些年中的遭遇。他沒有時間細想。許多事情变成一根很結实的繩子，縛住了他，把他拉向他的哥哥。他走到写字枱前，把身子靠在写字枱的一个角上。他充滿友爱地对觉新說：

“大哥，这几年我們太自私了。我們都只顧自己。什么事都苦了你。你也應該爱惜你自己才是。我以后一定要給你帮忙。”

觉新一把握住觉民的手，感动地說，“二弟，我感謝你。我明白你的好意。你自己好好地努力罢。”他灰心地搖搖頭：“你不要管我。我是沒有望的了。我知道我的命是这样。”

“你不能相信命，你應該知道这不是命运！”觉民热烈地反駁道。

“二弟，是命不是命，我也不能說。不过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这几年你們都看見……”覺新無力地答道。

“过去的事我是看見的，現在不要管它。以后的事不能說沒有办法，你應該……”覺民又劝道，他的話还没有說完就被覺新打断了。覺新搖頭苦笑道：

“以后？你看以后我又能够有什么希望？……”

覺民正要說話，却又被人打岔了。这次从門外送进来一个少女的声音，喚着：“大哥。”覺民知道来的人是誰，便把脸掉向門口看。

門帘一动，随着月光閃进来一个少女的身子。她在外面就聽見談話的声音，掀开門帘却意外地看見房里的黑暗和嵌在光亮的玻璃窗上的两个半身人影。“怎么，你們連灯也不点一个！”她詫异地說。

“灯刚才熄了，”覺新順口答了一句。他又吩咐覺民：“二弟，你去把灯点起来。”

覺民答应一声，便走到方桌前将灯点燃。

“真奇怪，你們閉着眼睛高談闊論，”淑华笑着說，这时灯刚重燃，房里又有了一点橙黄色的光。

“你們刚才在談什么？”淑华望着她的两个哥哥好奇地問道。

“我們随便談談，”覺新支吾地說。淑华也并不追問，她开始說明她的来意：

“大哥，媽要你去。周家枚表弟要‘結亲’了。大舅又要請你帮忙。”

“枚表弟要結婚？”覺新驚疑地問道。

“是。日期還沒有定，不過也很快。就要下定了。我覺得大舅舅古怪，枚表弟年紀這樣小，不好好讓他讀書，却叫他‘結親’。聽說新娘子今年二十一歲，”淑華不以為然地說。

“枚表弟今年不過十七歲，他跟你同年，”覺民說。

“呸，跟我有什麼相干？你把我扯在一起！新娘子跟你同歲，你為什麼不說？”淑華對覺民笑道。

“三妹，你怕什麼？我又不會把你嫁給枚表弟，”覺民反唇相譏地說。

“我諒你也不敢！我就不怕！我的事除非我自己答應，什麼人都管不着我！”淑華理直氣壯地說。

“三爸要管，你怎麼辦？”覺民冷冷地問道。

“又不是要他嫁人？他連二姐也管不着，還好意思來管我？”淑華生氣地大聲說。

“輕聲點，”覺新在旁邊警告道。

“不錯，這才是我的好妹妹，”覺民忽然高興地稱贊道。

覺新站起來，悄然說：“我們走罷，媽在等着。”

“我也去听听，”覺民說。他們三個人一起走出房來。他們走出過道，轉一個彎，進了左上房。他們的繼母周氏在房里等着他們。她安閑地坐在沙發上，綺霞在旁邊捧着一支水煙袋給她裝煙。

“老二，你還沒有睡覺？”周氏看見覺民跟在覺新的後面，含笑地說了這一句。